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十三至三十六

詳校官左中允臣塘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王增聞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十三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五

劄子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老成練達之言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為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

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致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為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事况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慇懃別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

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强鄰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為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况此畫像之來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耻懷耻畜怒何所不為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温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為說

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彼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為中國之辱又使外域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别有它求則為後患何可涯哉今契丹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敵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

計招禍豈可自為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敵中告以如約直俟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亦是持大體處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

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敵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内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横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逹州軍賊已却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

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内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是一歲之内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虚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葢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

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二三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敵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

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
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先事制勝之言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
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苟實如此
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敵縱使
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

芥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敵國貪惏性情叵測遇强則伏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為弱知我可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攬以為功别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為朝廷寒心者也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北敵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茍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

禦戎制勝當在機先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靜自河以北絶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北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邊防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最為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為首務今兆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為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

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
朝廷經度以兹預備尚可支吾至如鎮定一路最為要
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
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在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
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
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
者悉行換易若秋風漸勁敵釁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
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

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鋭意求治必謂羣臣自此震慴百事自此修舉西北二事最為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免强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内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恥無使西北之交侵駿發天威督勵臣下仍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别無辭

說否苟有所說能以廟謨奇筭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為患習以為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揺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麟州事宜劄子

的確之見

臣昨奉聖旨至河東與明鎬商量麟州事緣臣未到間鎬已一面與施昌言等先有奏議尋再準樞密院劄子備錄鎬等所奏令臣更切同共從長相度臣遂親至河外相度利害與明鎬等再行商議乞那減兵馬人數可以粗減兵費已具連署奏聞此外臣別有短見合畫條陳其利害措置之說列為四議一曰辨衆說二曰較存廢三曰減寨卒四曰委土豪如此則經久之謀庶近禦邊之策謹具畫一如後

一曰辨衆說者臣竊詳前後臣寮起請其說有四或欲廢為寨名或欲移近河次或欲抽兵馬以減省饋運或欲添城堡以招輯蕃漢然廢為寨而不能減兵則不若不廢苟能減兵而省費則何害為州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可守而不可攻其至黃河與府州各纔百餘里若徙之河次不過移得五七十里之近而棄易守難攻之天險以此而言移廢二說未見其可至如抽減兵馬誠是邊議之一端然兵冗不獨麟州大弊

乃在五寨若只減麟州而不減五寨與不減同凡招輯蕃漢之民最為實邊之本然非朝廷一力可自為必須委付邊臣許其久任漸推恩信不限歲年使得失不繫於朝廷之急而營緝如其家事之專方可收其遠效非二年一替之吏所能為也臣謂減兵添堡之說近之而未得其要

二曰較存廢者今河外之兵除分休外尚及二萬大抵盡河東二十州軍以贍二州五寨為河外數百邊戶而

竭數百萬民財賊雖不來吾已自困使賊得不戰疲人之策而我有殘民斂怨之勞以此而思則似可廢然未知可存之利今二州五寨雖云空守無人之境然賊亦未敢據吾地是尚能斥賊於二三百里外若麟州一議移廢則五寨勢亦難存兀爾府州便為孤壘而自守不暇是賊可以入據我城堡耕牧我土田夾河對岸為其巢穴今賊在數百里外沿河尚費於防秋若使夾岸相望則泛舟踐冰終歲常憂寇至沿河內郡盡為邊戍以

此而慮則不可不存然須得存之之術

三曰減寨卒者臣勘會慶歷三年一年用度麟州用糧七萬餘石草二十一萬餘束五寨用糧一十四萬餘石草四十萬餘束其費倍於麟州於一百二十五里之地列此五寨除分兵歇泊外尚有七千五百人別用二千五百人負糧又有并忻等十州軍百姓輸納外及商旅入中往來其冗長勞費不可勝言遂寨不過三五十騎巡綽伏路其餘坐無所為蓋初建五寨之時本不如此

寨兵各有定數建寧置一千五百人其餘四寨各止三百至五百今之冗數竝是後來增添臣謂今事宜稍緩不比建寨之初然且約舊數尚不至冗費臣請只於建寧留一千人置一都廵檢其鎮川中堠百勝三寨各留五百其餘寨兵所減者屯於清寨堡以一都廵檢領之緣此堡最在近東隔河便是保徳軍屯兵可以就保徳軍請糧則不煩輸運過河供饋若平日路人宿食諸寨五百之卒廵綽有餘或些小賊馬則建寧之兵可以禦

捍若賊數稍多則清寨之兵不失應援蓋都不去百里之內非是減兵但那移就食而已如此則河外省費民力可紓

四曰委土豪者今議麟州者存之則困河東棄之則失河外若欲兩全而不失莫若擇一土豪委之自守麟州堅險與兵二千其守足矣況所謂土豪者乃其材勇獨出一方威名既著敵所畏服又能諳敵情偽凡於戰守不至乖謬若委以一州則其黨自視州如家繫已休戚

其戰自勇其守自堅又其既是土人與其風俗情接人賴其勇亦喜附之則蕃漢之民可使漸自招集是外能捍賊而戰守內可輯民以實邊省費減兵無所不便比於命吏而往凡事仰給於朝廷利害百倍也必用土豪非王吉不可吉見在建寧寨蕃漢依吉而耕於寨側者已三百家其材勇則素已知名況其官序自可知州一二年間視其後效茍能善守則可世任之使長為捍邊之守

右臣所陳乃是大計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若可以施行則紓民減費之事容臣續具條列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予嘗按粤右大略南夷醜亂只須一勦殺元兇之後便行招撫故予曰莫善於勦勦而莫不善于大征歐公意亦同此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鬬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畧固

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茍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除鄧和尚李花脚等數十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

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蜑為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部飾等失信於黄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敗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機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暑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衂則彼勢復堅不惟為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

便行厚賞則諸處廵撿捕賊官等見畋獲賞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乞且降勑書奬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令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絶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為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深透人情國體之言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為邊臣所疑移入内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為不服亳州水土死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

遷內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縶致其失所身病家亡況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究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為世讎必與邊陲別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已來凡有計謀未聞勝筭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

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諤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為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計其必無棄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厮囉劄子

外蕃不和則中國自尊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敵皆有事宜為北敵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别與朝廷生

患又聞敵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萌其端
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
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
劄子十餘次論列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
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
一人採臣說今和議垂就禍胎已成而韓琦自西來方
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敵利急和之謀見
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

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為患臣之前説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為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絶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為福後策可為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為名亦可拒絶今通和之事為中國之患大為二敵之利深萬

一西賊貪利深而不惜侵地更無他求急來就和則此
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
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多方以事拒絶臣
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非敵通謀共困中國兼
欲作謀欵我併力以吞唃廝囉摩旃瞎旃之類諸族地
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來
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唃廝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為
國蕃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

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為說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顧未和者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為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支吾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為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省覽取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

臣伏覩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

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畧言為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為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三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恥屈志就和

本為休民息力若歲般輦不絶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捨茶之外須至别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為敵國指元昊為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十萬斤非敵更要三二十萬中國豈得不困此

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惟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為患如臣所說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

覽歐公前所上兵事當時君臣合擊節而指揮者

顧猶邊巡若此宋之政體特弱

臣近曾上言諒祚為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歷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為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冦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

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愧俛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閑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

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膂畧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甞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别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歴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歴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盖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為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

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禄厚顔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强占侵地欲先

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為國之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為孤壘而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為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

伏况西賊議和事連北敵令人無愚智皆知和為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為中悔若得别因他事猶可絶和何况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内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爭侵地蓋小人無識只茍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為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為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為社稷謀

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龎籍力爭取昊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塞若緣此一事得絶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説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陳鹽利以惑聖聽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予按當時朝廷狃於用兵之困故亟亟乘元昊之僞爲臣欵以要和而歐陽公之在諫垣獨以不欲急聽其和爲説如論乞詔陜西將官一也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二也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三也論元昊不可聽其稱吾祖四也論乞廷議通和元昊事狀五也論西賊議和利害狀六也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七也論乞與元昊約不攻角廝囉八也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九也論與西賊茶不當用大斤十也論西賊占延地界十一也歐公豈不知西賊通和稍寬朝廷西顧之憂而獨拳拳以不

與通和為計者蓋深見夫國體失之太弱北既狃於契丹而南復狃於西夏不務選將練兵以伸立國之威而惟務厚幣重賄以為苟安之計則天下之勢愈不可支此其所以數絮絮于請和之間而其執言往往以緣此一事得絶和議為名至於嘗請五路出師以伐為守之說歐公之言可謂忠謀遠覽之至者也惜也當時天子與執政皆不之聽甚且韓范輩亦以在兵間久

矣故亦如健鳥之垂翅而思解機務以歸已而西夏敗亡之後宋卒為金遼所困其亦以此也

夫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十四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六

狀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臣聞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顔惟賴聖明幸加省察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揺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揺惟

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為朋黨也蓋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

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

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大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别有所為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

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衆人避讓不敢
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
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
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
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
久冀皆有効弼性雖鋭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
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
事便行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

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敵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恥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

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内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為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為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敵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

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内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効之所令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

亦是大體所係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

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達聖聽臣忝為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讒況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

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
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
任人率多顧惜祿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
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
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
令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材智之臣無由展効
亦恐忠義之士自茲解體臣思作詩之人雖不知其姓
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

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呂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喧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絶之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蠧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令又造此詩語摇惑羣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由事主讒言

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啟其漸則扇惑羣小動揺大臣貽
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
言語誣搆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
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謹具狀奏
聞伏候敕旨

論茶法奏狀

詳確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為國誤計

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鋭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為非者遂直詆好言之士指為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議論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葢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令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為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口於道

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於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為峻法禁絶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者亦已衆矣古不虛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遣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

之人既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葢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旣喧聞聽漸熟古之為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為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

多此一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使民破産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為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絶不通行前世為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為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絶商旅此其為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稅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稅絶而新茶之稅少年歲之間舊茶稅盡新稅不登則頓虧國用此

其為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徧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為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算茶於京師三司為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翻鈔算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算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算請則河

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為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特寛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說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

論史館日歴狀

令國家亦合採而酌行之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為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為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沒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

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記錄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與諸司供報公文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以月日謂之日歷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錄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也加以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

相因故纂錄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旣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廢墜矣臣竊聞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

報編次陳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其官者以其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彦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其職者坐其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龎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公議異同朝

廷裁置處分並書之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
所得錄為草卷標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
司供報齊足修為日歷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
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錄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官失
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歷等除今日以前
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
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
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

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歷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議學狀

議論有深識當與朱子議貢舉等文參看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為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

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羣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葢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葢古之所謂為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

督以賞罰者為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為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隣里聞于鄉黨然後詢于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

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為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為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偽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于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

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為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為旦暮干祿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於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隣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概也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偽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修德行反以利誘人為矯偽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

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内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羣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毁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横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

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

則必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虛論以求材

識之譽前日慶歷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

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

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

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

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

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

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效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為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修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而修其實事給以粮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為之師而舉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

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為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非為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婾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說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以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為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乞與尹構一官狀

正議即古人錄孫叔敖之裔而買薪行歌者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為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欵始終常在兵閒比一時之人最為宣力而羣邪醜正誣搆百端

卒陷辠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寃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羣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惸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將來祫享大禮在近羣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録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禄以免饑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媿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

聞伏候敕旨

舉丁寶臣狀

丁元珍之為智高所敗一節歐公所最憐故其論捄如此觀王荆公誌銘尤可涕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丁寶臣前任知端州日因遭儂智高事停官叙理監當方智高攻刼嶺南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犇逃兼聞當時獨寶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冐鬬敵朝廷以其如此故他人皆奪兩官獨寶臣只奪一官以此見其比衆人情

理之輕臣伏見寶臣履行清純頗有官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伏遇祫享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官資就移一親民差遣如後犯入已贓臣甘當同罪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再論許懷德狀

宋人於國家體統處多失之因循寛弛故歐公往往發憤勸主上振肅紀綱以維持之蘇氏父子亦如此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羣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為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恕乎方祫享始畢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臣偃蹇不肯受命稽

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舉恬然不以為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為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强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畏朝廷者蓋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寛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而公為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于上亦自此而始夫古人所謂見于未萌者智之明也若

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與之浸成後患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為許懐德事曾有奏論略陳大概葢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思治體況如懐德在法非輕于事體又重故臣復罄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十五

明 茅坤 撰

廬陵文鈔七

狀

論修河第一狀

此等奏疏利害最深切文字最圓暢西漢而下不多見者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横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能無悔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說舉事之始既已倉惶羣議一揺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稍芟

騷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虚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脫爲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賑

卹之猶恐饑民起而為盜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幾瘡痍未歛物力未完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以及暮春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别路差夫則遠處難為赴役就河便近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

曾議修塞當時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虚然猶收聚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横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横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為於災旱貧虚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察天時人力之難為何況商胡未必

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壠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又亦數歲故道已塞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

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摇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摇災禍自此而始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

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豐年餘力漸次興為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修河第二狀

指言利害明切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

原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虛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橫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為濵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

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臣聞河本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

水令復故道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橫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及橫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為患至慶歷三四年橫壠之水又自下流先淤是時臣為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決然則京東橫壠兩河故道皆是下流淤

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横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為則河北水患何為而可去臣聞智者之於事有不能必則較

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為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稍芟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猶用三十萬人然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尺之方倍為六尺且濶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在於人力已

為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橫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

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智者之不為也今若因水所注增治隄防疏其不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歷數州之地誠為患矣隄防歲用之夫誠為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為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

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為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

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修河第三狀

較前二狀更勝亦與前二狀相發明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水入横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為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葢其説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三曰無竒策令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為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鋭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此所以雖知不便而

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大而其害未至夫以利口小人為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為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為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為患若得河不為患

雖竭人力猶當為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為竒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為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竒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直欲興利除害爾若果知其為患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為之此非明智

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為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為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為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為也臣前已具言河利害

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畧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為患今順已決之流治隄防於恩兾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為害無涯自河決横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大加功獨恩兾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隄防是以今河水勢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兾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大害所謂其患

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勞人費物困弊公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為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隄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為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橫流散

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産河北一路坐見貧虛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為害而無涯者也今為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橫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橫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

雖成又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為惟治堤順水為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說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為是下情如此誰為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

力修治則令河之水必不至為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為小人僥異恩賞之資也况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再論水災狀

因水災議及用賢亦探本之論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為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罪己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

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𮎰走淤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為可以消弭因為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

此而禍患所應于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將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為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説也臣材識愚暗不能

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於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靜默端直外柔内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為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呂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靜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

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羣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茍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為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沒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為其人私

計也若量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為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䘏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

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税賑救皆耗運司錢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

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饑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

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

慈特賜裁擇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三十五